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榕村語録　　儒家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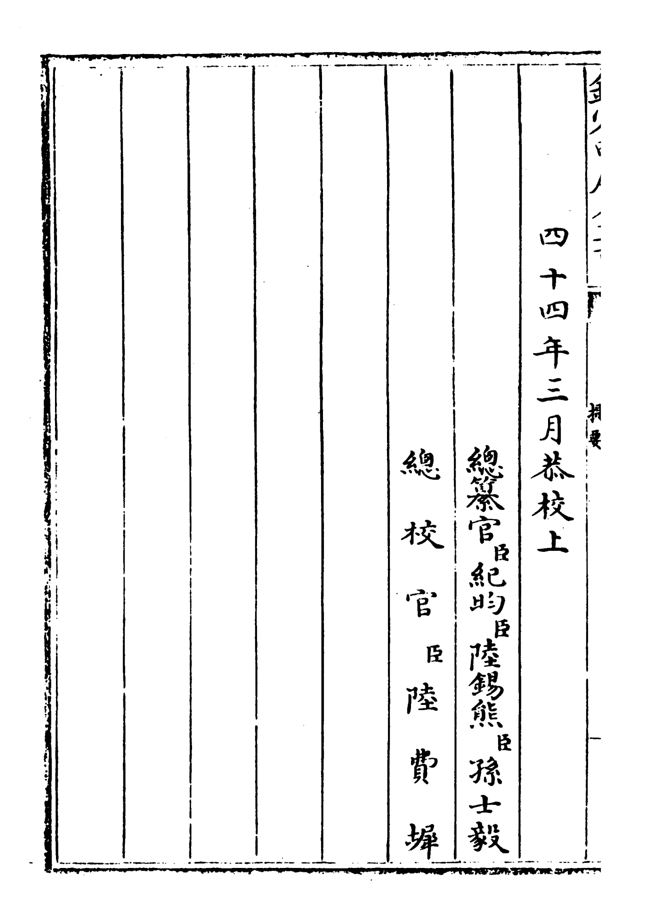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榕村語録三十卷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别著録是編爲其門人徐用錫及其從孫清植所輯有光地所自記者有子弟門人所記者各注於諸條之後冠以經書總論與論四書者爲八卷

論易書詩三禮春秋孝經者為九卷論六子諸儒諸子道釋者為三卷論史者為一卷論歷代者為一卷論學者為二卷論性命理氣者為二卷論治道者為二卷論詩文者為二卷而韻學附焉光地于律呂算術皆所究心而是編一語不載殆以别為專門為儒者所當知而非儒者所急歟抑或律呂惟授王蘭生算術惟授魏廷珍而清植等不及聞也光

地之學源于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變通故不拘拘于門户之見其詁經兼取漢唐之說其講學亦酌採陸王之義而於其是非得失毫釐千里之分則辨之甚明往往一語而決疑似以視黨同伐異之流斥姚江者無一字不加排詆攻紫陽者無一語不生訕笑其相去不可道里計蓋學問既深則識自定而心自平固宜與循聲佐鬭者迥乎異矣乾隆



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榕村語録卷一

大學士李光地撰

經書總論

孔子留下幾部經部部精妙佛書一看便有佛氣老書一看便有老氣經卻一槩正當無他聲色臭味在聖人手中一過便純粹無倫天下之道盡於六經六經之道盡於四書四書之道全在吾心

孔子之書如日月經天但看尊之則天下太平廢而不用天下便大亂

孔子六經字字可信博學多能一肚皮家當卻又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只是細心到極處謹慎到極處

夫子所留下的書萬理具足任人苦思力索得箇好道理若是他不說的所見畢竟不確久便自見其弊如所見實在精當再向他書上細心尋求卻原在裏面包著雖聖人亦有所不知只是他不知的就不說如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他原曉得因無徵便歇了有這本事又有這箇道理何從尋得他箇破綻出

尼山造化在其手易本卜筮之書春秋本記事底檔書亦流傳的數篇古文詩本風謠樂歌一經其手便都道理完備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是何等手段

朱子兩眼實在明亮大學中庸其所服膺易中序雜等篇未嘗有異詞孝經雖疑之亦不敢決謂可廢惟前

人以書傳為孔子作詩序為子夏作直決然斷其妄此乃確論

四書中公案有極難解處要想箇透使了然於心自已臨事方得力聖人在衛六七年受其公養當時既不脫冕而行君相未嘗見招不便自歸而老必還鄉遂在近處栖止只得在衛父子稱兵已是亂國孔子不做其官不與其事而不為衛君必也正名一絲不茍至此須餽養周之可受固不必矯之而饑餓也嘗論

篤信好學章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一直趕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其義甚備有安邦自不入危邦有治邦自不居亂邦至天下無邦只得無道則隱隱只不做官便是當日孔子聲名滿天下無處避逼到歸宿處只是甘貧賤而已孟子王由足用為善一段說話信是盡君臣之義當時作客卿不受祿便已為去地其出處進退亦毫無可議

人欲窮經畢竟以經聖手者為妙易書詩春秋周禮隨

分精熟一部受用不盡儀禮雖亦聖作但在儀節上講何嘗不是道德性命所發見畢竟畧隔一層禮記中聖人議論亦多但大半出自漢人不盡是聖人之筆

詩書皆聖人選定文字所自著者惟易周禮春秋而已學者豈可不盡心周禮是洪範衍義春秋義法大抵一出於周易聖人取法古人却又是自已一箇規模

諸經多將首二篇包括全書之義乾坤兩卦括盡易理

二典二南亦括盡詩書詩書中道理總未有不從修身齊家說起者家宰管到宫闈瑣細俗儒疑端以此為首不知此乃修齊之要正治天下之本春秋隱桓二公亦盡一部春秋道理隱無王桓無天無王者隱公終身未嘗朝聘於周直似非其臣子者然無天者桓公弑君王不加討又從而恩命稠疊焉惟此二義一部春秋豈復外此

文章隨世運雖孟子不免雜戰國之談鋒朱子不能脫

南宋之衰弱惟洙泗不隨風氣觀左國等書可見風尚夸靡聖門卻撰出一種雪白文字又各體不同論語是一種大學是一種繫傳與中庸又是一種乍看是黑洞洞的中間卻分明一大世界道理根源都在此春秋更奇又是一種王荊公好古文獨詆春秋其實春秋是作古文之根一字不茍稱名切實不如此便錯

立言最難伊川窮一生之力著一部易傳多是自巳的

易還不是周易的本義春秋只解到桓公十年已有繆誤隱公不書即位穀梁義例甚明却廢不用而曰外不受命於天子内不受命於先君然則書即位者皆受命於天子與先君者耶桓公又書即位何以解乎至春秋序卻做得好其他議論好處甚多不可緣此等一二處便槩行攻駁也若句彈字議除是孔子方一字不可移易孟子便有可疑如臣視君如寇讐聞誅一夫紂之類皆似太險又如取之而民不悅則

勿取文王是也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語意皆微欠圓成文王服事終身何嘗是要取殷見民不悅而止又何嘗有意圖王迫於國小以致事業不成至不動心章依然說得妙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何等純正精到

詩不必篇篇皆美刺春秋不必言言皆褒貶詩貞淫並著而其教歸於正人心春秋善惡並書而其教主於

存天理 自記

易春秋在五經中最奇其中條分縷析又皆是自然之理日用眼前之事所以為妙易虛而實空空洞洞無所指定而天下事事物物形象變態無一不備春秋實而虛有名有事各不相假然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萬世皆於是取則人情物理皆稟律令幽隱微曖神明鑒諸信造化之精髓性命之模範也

凡修一書必立意推戴何人做主詩經自當以朱傳為

主綱領內便不應入詩傳序周易折中綱領采程傳序者不敢主程傳也朱子說易之取象不可盡以道理求葢謂隨人隨事皆可以生解耳雖象皆有根根即是道理卻要知他原可以隨人隨事求之也朱子此說畢竟是講易的定盤星尚書注亦未有彊於蔡傳者但多敷衍幫襯不能字字著實其解天聰明二句云天之聰明非有視聽天之明威非有好惡即以本書作証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何以見得

天無視聽帝乃震怒皇天震怒何以見得天無好惡其說之弊直使人把天作糊塗物事全憑人以為聰明好惡者然蔡氏此等處都似還未見到根源所以未覺熨貼朱子說春秋據事直書為多未必盡有褒貶或不以為然不知朱子不是說全無褒貶謂未必如今人說一字不放空都有褒貶耳道理却是寛寛的說好寛些包得道理多寧可失出不妨若過密萬一失入其弊甚大胡傳多不是聖人意你看朱子傳

注文義或有未當至大道理一絲不錯他人便大處錯朱子議論人物規陳時事容有太剛過嚴處要無不可見之行事者若胡傳說來一步不可行修此三經詩當全用朱傳惟斟酌幾篇書半用蔡傳春秋則當不用胡傳合者數條而已

五經六藝今止四經四藝而已經止易詩書春秋禮即在六藝中藝止禮樂書數射御已不講易將註疏程傳朱義看過畧通大意一年可了詩將註疏與朱傳

看書經亦然春秋三傳註疏每種一年兼之禮樂書數不過十餘年無不通矣聰明人用十餘年功亦不難便是許多年代無此人豈不可嘆

易與春秋多言天人之際學者治之易入於漂忽夫道在唐虞臯陶為帝者師其陳謨也以秩敘命討歸之於天則春秋之旨也以視聽明威考之於民則易之要也光坡

今年夏秋間庶幾將易解可改完一遍然改完恐仍非定本也凡著書須要將那部書字字精神都灌注得

到以前看十翼似還可多說幾句近纔覺得全無欠闕經書實難看即如中庸到如今看得還有不恹心處惟洪範似再搜尋不出甚麽意思來至大學則不解問不解處在格物無傳文否曰段落難分格致之義朱子說一件格到十分便是格十件各格到九分九釐亦算不得格此最說得好那一釐不到處便是本知得本處方是十分本就是明明德學問固以存心為本卻又不是只守著這箇本就無事了物有本

末須是從本至末無不理會事有終始須是從始至終無不講究方能知所先後若只守著一箇心便落陸象山王陽明一路學問問象山與朱子不同處安在曰朱子為學先立志主敬以為學問之地而又加以學問之功象山只先立乎其大者把心養定便無欠闕讀書亦只檢切於身心者讀之只要借書將治心功夫鞭策的更緊些不是要於書中求道理所謂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也他看朱子不拘何書都不放

過於文義細碎處皆捜爬一番便道是務外逐末都是閒賬欵閣工夫問他竟將事物之理全不理會不成曰他是要心定則靈明無不貫徹不消零碎補湊不知天地間無一非道理只守一心則理有未窮性便不盡中庸所以說至誠了又說聖人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畧差便不是故君子既要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存心致知一面少不得象山不可謂不高明只是少道中庸一邊耳

某欲選詩解春秋都有一見解須體聖人意思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不為二南便正牆面不學詩便無以言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思無邪皆是删詩凡例管仲器小八佾雍徹旅泰山林放問禮之本季氏伐顓臾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佛肸召陽貨欲見諸章便是春秋凡列以此推之思過半矣

大學

大學者大人之學或以問朱子朱子曰成人之學也今人多講得如孟子所謂養其大者為大人之大人非也其實大學者太學也今人於周官小司馬小司空等皆知讀小為少卻不知大司馬大司空等亦當讀大為太也如大宰之為太宰小宰之為少宰其顯然者則大學之為太學小學之為少學明矣

朱子謂古者八歲而入小學徧檢經書無此語惟白虎通中有之據禮記所言入小學年數參差不等恐少小就

學須就各人姿稟以為遲早白虎通之說未足為據清植

今人動言小學只習禮樂射御書數到入大學便專講心性從來無此說不想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節文二字作何解節是童子不知登降周旋所以然之故但習其節目文是童子不知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然之理但誦其文詞到後來成人時便已熟慣而知其用日用而益明精義入神下學上達不離乎此非大學後便不提起六藝之事也

明德指性不指心明明德合知性養性而言 鍾旺

朱子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是德乃得於心之理非心也大學章句解明德乃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却似以心為明德若明德是心則明明德不疑為異氏明心之說乎故觀象中於晉卦大象注改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之理具於心而昭明不昧者也 清植

事物上之止止有兩義必至其極一也不復遷移二也

然二者止一意必至其極則不復遷移矣凡一事一物斷置盡情盡分便快然無憾截然而止自記

大學或問中提出敬字以補古人小學工夫蓄養育德性之功小學已豫故大學直截說起其實定靜等字即跟小學說來只應於定靜節提明此意不須添補

大學首節只言教人之法在此三者知以三者爲歸宿便是知止如知終身有正業他事不能搖動豈非定乎到得定旁邊雖有許多擾攘我卻一意在此並不

知有别人别事豈非靜乎靜後雖置我擾攘中我自安於我之事豈非安乎此是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乃格致以前工夫不然論語首篇即言忠信中庸開頭便言戒懼豈大學獨始於格致乎至能慮則格致之事能得則誠意以下之事

知止節朱子說得周折些因以知止為在物格知至之後所以慮字說作處事精詳不云察理精詳以察理是格致工夫故也古人先有小學一段工夫聰明已

開趨向已正故大學直從明新說起然畢竟有箇頭有箇根基立志是箇頭從心上打疊是箇根基此節便是此意知止者知道要做何等事何等人如此然後志有定向志既定雖旁邊有人戲鬧都似不聞不見一般非靜而何既能靜雖走到戲鬧場上自然不被他引去只安然在此非安而何心至此於事理方能入纔可用格致工夫所謂能慮也理明然後可實體於身實措於事所謂能得也得之於己即天下之

理得矣意誠以下之事也注中志有定向心不妄動所處而安皆無可易只處事精詳難說五峰所云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中而義乃可精都全包在此節內程朱不將此節作頭竟像工夫只從格致做起故陸王乘此以售其說問知止亦在立志內乎曰知止即立志的頭畢竟知道這箇好心方向著這箇如夫子志於學亦是知道學好志於道亦是知道道好

子靜陽明輩攻駁格物就是知止節頭路未清知止若如章句說何須又用定靜安慮許多字面來贊他聖賢等閒不輕說出定靜等字定靜是為學根基只是有此根基卻又要件件理會尊德性是道問學之基只是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

陸象山答趙詠道書引大學從物有本末起至格物止引得極精兩物字便是一箇把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講究明白便知所先後未有知本末終始而尚倒置

從事者知所先後便有下手處豈不近道故下便接先後說去心身家國天下是物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事也本即修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始即齊家書曰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知所先後即知本知本便是知之至章句云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極如皇極太極之極是中間透頂處不是四旁到邊處極字亦有作

邊際訓者如四極八極之類但非此注極字之義

格物之說至程朱而精然物有本末一節即是引起此意物事即物也本末終始即物中之理也格之則知所先後而自誠意以下一以貫之矣象山陸子看得融洽未可以同異忽之自記

朱子解物字亦言事物之理可見物字兼事也章句表裏精粗四字似不如本末終始之為親切然精即本粗即末表即終裏即始也大學除此處別無物字而

道理又極完全以此詮格物之義則程朱之意益明而古注涑水姚江之説皆絀矣自記

自天子句時文建極歸極之語固失之必曰君卿大夫之元子適子與凡民之選造將來皆有天下國家之責亦曲説也天子有天下下至庶人亦有家便使終身無位行於妻子亦須是以修身為本此句是泛論話頭不必學校中人纔用著自記

學問全要知本知本之學所學皆歸於一本格物之説

鄭康成是一説司馬温公是一説程朱是一説王陽明又是一説自然是程朱説得確實但細思之亦有未盡如云格物也不是物物都要格盡也不是格一物便知天下之物積累多時自有貫通處這箇説話便似子夏之答子游子游譏門人小子本之則無子夏只應答以灑掃應對進退正是培養他根本處人之初生天性未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使之入孝出弟一切謹愿後來盛德大業都從此出故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子夏卻說成君子之道畢竟先末而後本子游子夏都將本字看得太高妙即如一貫章都說零碎工夫盡做到了只不曉得本源故經夫子點化便洞然無疑若其初不曉得本源日用之間如何用功果然如此多學而識正是用功處夫子何以截斷曰非也特其初要將一去貫終乃貫於一耳以此起頭以此煞尾聖賢學問都是如此離了本便無末但不可云只要本不須末耳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本即在其本亂一節之下極有理大學說誠正格致中庸說誠明總是要修身身即是本舉而措之則修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矣但看三代以後一物失所引咎歸已實見得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道理確鑿此等人能得幾箇或云知得此意有何難處如何便為知之至不知要知得到非見得天性之本者不能惟吾之性即天地之性故自盡其性則能盡

人物之性參贊位育都不外此

問古本大學遂及知本知至難道朱子所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段工夫竟無耶曰此工夫即在知所先後内事物皆格至本末始終俱透方為格物之全功大學恐人疑惑知至至字為當窮盡天下之物始謂之至故又曰以修身為本本亂末未有治者厚者薄未有薄者厚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朱子説極字即是本字

一物皆有一物之極即此一物之原本今人說極字像四面都到的一般非也緣格物致知之義首章已說明故下面直接誠意說去首章亦非致知之傳大學如中庸只是一篇文字一片說去問窮理是極緊要事大學言之不太略邪曰經文安能條縷講盡如正心亦有現在既往未來許多境界大學亦只輕輕指點而意自足

大學一書二程朱子皆有改訂若見之果確一子定論

便可千古何明道訂之伊川訂之朱子又訂之朱子竟補格物傳尤啓後人之疑若格物應補則所謂誠意在致其知正心在誠其意皆當補傳矣所謂誠其意者經中文法原一變非無緣故且以誠意為八條目之一亦欠輕重不過節次只得如此說耳如明善誠身中庸雖與治民獲上信友等一例說然豈可一例看明善即格致是誠意中事到得誠意則正心修身功夫皆到只隨時加檢點耳古本原明明白白特

提誠意誠意總言即是誠身故章末便及心體可見語類中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一段說格物甚精王陽明因格竹子致病遂疑朱子之說豈知朱子原未嘗教人於沒要緊處枉用心思也人與物本同一性禽獸真心發現處與人一樣或止一節比人更專篤這箇是萬物一源的所謂本也子思孟子不說格物而曰明善曰知性正是大學知本之意說到性與善則程朱之說愈顯然明白而包括無餘矣

聖人說出格字物字已包盡各條件但其歸必以知本為知至朱子之說與此頗異然不照著他說終不能知本其言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又謂如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天地鬼神之變禽獸草木之宜實盡格物之義陽明攻之非也朱子原以身心性情居首並非教人於沒要緊處用心其實身心性情之德果能窮本極源人倫日用能外是乎天地鬼神禽獸

草木能外是乎只是經文已備不消補傳耳
伯安以格竹子為格物原非朱子本意今人講格物便
如此說反為姚江所笑只以擇善明善知性等觀之
便自了然天下之理皆是吾性所謂擇善者如申生
之孝可謂非善乎但不能中庸不可謂至善於善之
中擇其尤善者即中庸也故又云擇乎中庸擇善而
後能明善見得此理內外無間天地萬物與我同一
仁義禮知便是格物致知便是明善知性佛氏亦知

於本體上求但其所謂性者乃靈明知覺而非理也善乎先儒之說曰佛所謂性吾儒所謂心佛所謂心吾儒所謂意葢彼所謂性指知覺所謂心指動處耳誠意章歷來講者不明其根便是失於以意為善惡之念豈知是念也非意也意便是有箇張主之名故須貼好惡說不可貼善惡說好善惡惡人之秉彝致其知者固有即未致其知者亦豈全無但其好惡有實與不實耳不必一片偽妄而後謂之不實即心中有

不好不惡者與好惡雜發便不算是徹底實心矣既無徹底實心便無徹底實事如此則其好善惡惡之發便虛而不實矣虛而不實是自欺其好善惡惡之初心不能快其好善惡惡之初心也此實字且對虛字看不必就對偽字看纔虛而不實便是自欺其初心矣至於虛便生偽自欺便至欺人如下文小人之厭然揜著是也總是一箇苟且徇外為人之根自微而盛耳凡人言而不踐行而不終是言行之不實也

言行之不實者人得而點檢之若發動之意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其實與不實惟有自己點檢得到於此慎之而禁止其自欺則所發者無非實心無非實事此之謂誠其意也從來講解謬誤多端朱子於此節注亦數更其本至易簀而後定自記

誠意章從朱子後總說不明白守溪亦只隨常說卻是寉灘說得瞭亮誠意之意即是好善惡惡之意非善惡之念也好善惡惡自途人至於聖人皆有之只是

人不能誠己好善矣卻不能如好好色則好之中猶有不好者存而不能求必得之矣已惡惡矣卻不能如惡惡臭則惡之中猶有不惡者存而不能務決去之矣夫好善惡不善是自己明知其當好當惡卻不肯好之惡之以至十分真實非自欺而何果能真實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乃為實用其力此處誠字且莫對偽妄說只對虛字說自欺只是不結結實實的好惡到十分尚未到如下面掩著欺人以至偽妄也鍾

僑云如此則好惡非意之第二層乎曰就是第一層善惡屬念不屬意志意念思等字要分得明白志字屬好一邊最是光明的說到志大約是志於賢聖功名道德意亦近好一邊人心靈明有主意便要好至念則紛然其擾起滅無時思則於念加功詣其極窮其變矣念是起頭思是深入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也不必定由致知來亦有不讀書人其好惡真摯不可謂不誠者只是由致知來更較

親切獨知知字即致知知字實與不實實到幾分與不實有幾分自已未有不知者若致知的人其獨知處更自不同萬歴庚戌科此題文亦有見及此者但即以謹獨為致知又不是致知只是窮理謹字卻無省察克治在內朱子語類中有一處言慎獨為誠意之助助字或係訛誤兩陸稼書與四舍弟皆堅執以為誠意有正面工夫謹獨所以幫誠意如此則兩謹獨皆幫助的工夫惟末節誠意為正面豈有此理

汝楫問心正已到至處如何又說先誠其意曰要曉得
此條目都是搜根語國者天下之主家者國之主身
者家之主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主故曰主意如船
是心意是舵工一般意與念字思字不同念有善惡
思有邪正意是立意要這樣所以朱子說意字從性
善說來意雖有為不善者乃是輾轉歸到不善去其
初所發未有立意要做惡事者故意只好說好善惡
惡而已但是既發好善之意少間又覺得善亦可不

好漸漸淡來而初發好善之意虛矣既發惡惡之意少間又覺得惡亦可不惡漸漸輕了而初發惡惡之意虛矣是不誠是自欺必狠用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有所好必好到十分滿足而初發好善之意始實有所惡必惡到十分滿足而初發惡惡之意始實人君名為敬賢而實未嘗敬到十分其敬賢之意未誠也欲去不肖而實未嘗去到十分其去不肖之意未誠也故曰王道本乎誠意

讀書最怕是無疑道理本平常看去不過如此其實進一步又一層向曾問某人誠意章有疑否曰無疑問其解曰意即是動念處誠即是無妄無妄其念便是誠意如此解似乎明白其實不然念頭是無主的意郤比念有主志又狠些故曰有主意意惟好惡可言人性皆善好善惡惡不必致知的人都有此意誠未對妄説且對虛説平常人起一意思漸漸的虛軟了如草木不結實一般有箇好意又起箇亦不必然的

意來攙了他漫漫的淡淡到與無此意一般後來遂流為妄又流為偽為詐惟實有此意才實有此事曾子追究其無是事之根只是其意不曾親切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實實務決去而求必得此之謂自慊慎獨即誠意獨乃意之處所如言人得而聞行人得而見意惟獨知而已慎者誠之下手丹頭也問正心工夫如何曰朱子謂更精細如好所當好而過於好惡所當惡而過於惡畢竟是涵養不到有走作某意

以為誠意如戒慎正心如致中和誠意工夫精熟即是正心

誠字有對妄說者有對偽說者有對虛說者自己不好的念頭常起以為不見之事何妨此便不是真心為善是妄也本來不實在為善卻遮遮掩掩借以欺人是偽也起意本善中間夾入亦可不必然的意思則不能滿其初心之量矣這是虛章句卻用虛之一說至下節拚著方說到偽妄有人問王陽明白日不想

做的事夜間又嘗入夢何也曰畢竟是念頭未斷其未見之事者不逢其會耳你可曾夢見擕鍬鍤往人家鑚孔偷盜否曰不曾曰可見必不做的事便不入夢矣此是妄念不除也朱子用虛之說可以包此初是妄念不曽斷中間雖有好意亦夾雜而不能自慊以自欺既自欺便卒至於欺人作偽使此意滿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妄與偽皆無矣朱子此章及中庸天命章尊德性節論語一貫章㸃爾何如節周子

太極圖說諸注皆孔孟傳心之要

誠於中形於外某意不必說小人亦誠中形外竟是反

我語氣根上何益來言如此可見誠於中方形於外

不能誠於中雖外面假著其善終不能使善形於外

也則何益之有哉

自明自字且不必對新民說因有明命峻德之云疑若

有加於性分者故言不過皆自明己德耳非有外於

我非有加於我也自記

邦畿千里三段是釋知止一節之義首段釋止字次段

釋知字三段釋靜安自記

止字本在事上說然必本體無有不盡故能立事理當

然之極則止至善自須兼體用乃是易艮卦有不見

之止體也又有止所之止用也況所引穆穆之詩以

穆穆發其端而終以敬止即周子主靜立人極之意

自記

與國人交止於信說來卻與為君止仁相似前人因此

乃謂是他國邦交如虞芮質成看此數句文意卻是泛說君當止仁臣當止敬父當止慈子當止孝與國人交當止信交字泛就朋友說不必著在文王身上

清植

骨角有條理講學者必條理分明故曰道學玉石皮面上有一層粗厲修身者必變化氣質使歸於純故曰自修清植

問先生謂誠意之與正心似戒懼慎獨之與致中和其

說嫌於史伯璿分戒謹與致中和為四項之弊曰這不同誠意者實意為善去惡正心則工夫純熟了誠意有似於不自私而用智正心有似於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戒謹工夫到得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方是致字說與戒謹不同也不是說得全無進步也不是史氏之病在分境地有箇不睹不聞又有箇無思無慮有箇念慮之微又有箇應物之際便大差矣有說正心無正面工夫者亦不是就如修身正衣冠尊

瞻視三千細行八萬威儀何一可以不備齊家亦有齊家之事治國平天下更有許多禮樂兵刑之事只是意一誠都以此為根如崑崙一源凡九州之水千支萬派放乎四海總是此貫注

時講於有所二字便說作心病有所與下章之其所一例此處未有大病痛但人心纔發便易至於失正要看此心字與下章人字皆指常人之心言也注中人所不能無及或不能不失其正語甚虛活又用之所

行不能不失其正是言心之體本無不正到有用心便或有不得其正者非謂不得其正專是用而不累於本體也自記

因在常人身上說故著忿懥等粗字面聖人則只說得喜怒哀樂此節是要無欲故虛下節是要有主則實其實則一而已自記

先忿懥者怒最易發而難制也次恐懼則以禍患卒至易失其常次好樂便從容憂患不過慮及子孫之類

益寛緩矣

忿懥親愛等弊一曰蔽於理一曰累於私知至則理明意誠則私祛正心修身根源皆從致知誠意而來但加涵養省察之力耳自記

時說指定治國為為君者故於事君事長使衆須說是教國人方通得去遂令孝弟慈一層屬君事君事長使衆一層屬國人幾不成文理矣不知有治國之責者豈惟天子諸侯凡大夫士皆是也三句便與孝經

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只是一様口氣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不能事君事長又將何以治其國乎自記

老老長長恤孤字義與孝弟慈自别葢皆指施於國者言也言一國感應之效見乎天下不外乎此為國與天下所爭只是遠近大小如以矩度物得其一角則四面準是矣自記

平天下在治其國節某說似較直截明切老老長長恤孤不是孝弟慈絜矩亦不是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之謂孝弟慈是家裏事上言治國在齊其家故就家上說此是平天下在治其國自然該就國上說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老老如養耆老以致孝秋食耆老養國老庶老及興粻貳膳月告存日有秩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之類長長即入學以齒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之類恤孤即恤孤獨以逮不足春饗孤子孤

獨者皆有常餼之類上所老者即國之老所長者即國之長所恤者即國之孤國之老上為老之民有不興孝者乎國之長上為長之民有不興弟者乎國之孤上為恤之民反有倍上者乎矩者曲尺是四方之一角國乃天下之一角也平天下無二道只絜此角而四方之耳天子在王畿之内不過是治國至廵狩述職亦止據其所以治國者以行賞罰非治國之外別有平天下之道也下文有國者不可以不慎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結末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仍結到國上身之在家國天下如算法之言圓心故曰其機如此又曰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末之有也曰機曰藏皆以心之運乎中也絜矩如算法之言方角舉一隅以三隅反有一角便可以知四角也

時說以民之父母作頌祝謳歌極難得之美名立論豈知平天下者原有父母斯民之責必如是而後稱耳

民愛之如父母則其自然之符也自記

忠信恕三字須看得分曉如盡吾孝慈之心忠也老老幼幼實見之事信也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恕也信與恕亦可就一事上看如所求乎子以事父其本實心以事父處是信其推實心以事父處即是恕自記

巖問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大道即絜矩之道否曰即是絜矩之道問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曰如這箇

盤子既是盤子便道他是箇盤子豈不是循物無違若說他是箇杯子便不是循物無違

問忠信曰發已自盡為忠以實心言循物無違為信以實事言忠如要東不肎西要西不肯東以實如說東即往東說西即往西問有忠有恕又有信莫是信居忠恕之間曰不說恕信即實事說恕信即實理忠信所以進德文行忠信信皆指實理說忠信有在文行之先者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非此無以為文行之

基有在於文行之後者如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前輩多以恒足為足國以上文有財有用下文府庫財觀之或然也張太嶽程文劃然分足國足民義理尤備自記

大學一書純是說道理就是平天下章講到生財仍説仁義義利全不及制度若周官周禮各自成書正不必牽混而自為表裏

德字仁字忠信字仁義字俱在絜矩之前一層所謂王

道本於誠意　自記

問平天下章以理財作柱恐啓流弊據臯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人君所統臣民二者盡之矣欲安民者其要必由知人欲知人者其意只為安民凡章内所言人才財用以及生財大道等語無非所以為安民計也若以臯謨二語作此章柱意似尤渾成曰亦說得

去　清植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三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榕村語錄卷二

大學士李光地　撰

上論一

論語想是門弟子如語錄一般記在那裏後來有一高手鍊成文理這樣妙下字無一不渾

學而一篇首在於孝弟忠信以立其本而後親師取友講學集益然不可為外物所移奪故以不求安飽處

貧富及不患人知終焉首章為此篇之綱蓋先之以學則凡篇中所謂孝弟忠信重威及傳習學文之類皆是也次之以友凡篇中所謂親仁無友不如己以至就有道而正之類皆是也終之以不慍則篇末之不求安飽無諂無驕樂且好禮以至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也學問始終大節目只此三事而已自記

時習只是講習之事然竝知行在其中者古人學校四術禮樂詩書詩書便用歌詠頌讀玩索道理禮樂則

已有許多切身之事如禮之威儀樂之節奏斯須不莊不敬如禮何斯須不和不樂如樂何故程子時復思繹上蔡坐尸立齋之義朱子兼取之自記

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似將兩節一正一反說其意朋字與人字不同如夫子之友教四方而不合於世無害其為朋來而人不知也自記

以朋來為取益人不知為無位是講說差處自記

說春也一團生意樂夏也暢茂條達不愠秋冬也收斂

藏固非枯槁也生意都包在內又是發生之基聖賢開口不離此理溫良春夏也恭儉秋冬也謙則流行其中太和元氣也溫而厲春夏也威而不猛秋冬也恭而安太和元氣也

事親孝事兄弟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故必無犯上作亂之事而有以為仁之本前後只是一意不必云上節是資質下節是功夫也自記

巧言令色鮮矣仁下面數章有許多忠信話頭皆從此

引起自記

或疑三省不足以盡日用之事然爲人謀交友事師雖只三事而忠信所以進德講習所以居業則爲學之事備矣人於父兄尊長親戚之間不忠不信者少惟汎爲人謀則有不忠者汎與友交則有不信者又人情於未知未能之事則知汲汲求之既得傳授便多不復溫習三事蓋就所虧欠處提醒要將爲人謀與朋友交及傳字重讀便分明自記

道千乘之國章道理便與末章尊五美屏四惡者相貫但此章以敬信為本而及教養後章則先言養教而推本於誠敬也節用愛人便是惠而不費使民以時便是勞而不怨信便是欲而不貪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者誠也敬便是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使民不以時如不戒視成慢令致期之類皆是自記

不孝則不能弟不弟則不能謹信不謹信則不能汎愛不愛衆則亦不能親仁不親仁則又無以學文也然

孝又須弟弟又須謹信謹信又須汎愛汎愛又須親仁力行數者之暇又須學文餘力是就逐日功程說或謂此與四教文行不同固是畧有大小學之别然文正所以考行二者相為終始自記

學則不固學字便是上二章所謂學者人若不端厚深穩則不能莊敬嚴威雖有所學既不著已又不關心必不能得之堅固也此居敬為學問之本也主忠信則毫無外飾豈肯臨深為高護過而飾非乎此存誠

為躬行之本也然誠敬又自相為表裏非敬則誠亦虛非誠則敬亦偽聖人為學者言之則須從矜持收斂處起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自記

重威章前輩有立四柱說者外須威重內須忠信取友須勝已知過必重改此一說也費宏程文則以威重而後學可固學之道如何在主忠信在擇友在改過此又一說也又有重主忠信者言必先威重以固學而後忠信可主也主忠信而後擇友改過以進其德

此張南軒說也朱則謂威重節是主敬以為窮理之要下三節為一段是存誠以為力行之本人必此心提起肅然凝然方做得博文格物工夫不然心之不存隨得隨失終無成就人必內有誠心而後友可擇過可改不然行事都沒根腳擇甚麼友改甚麼過上一段是反說口氣下是正說口氣上一段正說猶言威則重而後學可固下言忠信主而後友可擇過可改所謂終日乾乾又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

學便是讀書即指詩書六藝之文也此字不可拋空大槩聖人説話都包得住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都説全了此章若説威重忠信友賢改過是四項為學意便不見此却是敬為講學之基誠為修身之本這樣看便與德之不修章同

孟子説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以至論居仁由義舍生取義都只存得本然之良心便了畧説得快些孔子却要人先把心好了纔講得學問不然饒

你學問博洽功業氣節俱是無本的所以說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主忠信從義崇德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云云皆是此意

溫如春良如夏恭如秋儉如冬讓則如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不特善為說辭可謂善言德行者矣自記

程子說敬字不可與和字分最妙不和不足以為敬也詩言文王雝雝肅肅又言溫溫恭朝夕又言溫溫恭人

子溫而厲人最不可面上有冷氣子貢善言德行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一語而四氣俱備讓者禮之實蓋五行之土也溫又貫於良恭儉之中如元之統亨利貞也不溫而良為坦率不溫而恭為色莊不溫而儉為鄙陋錯認敬字為作意嚴肅便有許多病痛而不自知其患最大

三年無改章註說精矣然可謂孝單就無改說一說父在則志可得而覩故當覩父之志父没則行可得而

考故當觀父之行其志行之善者固當繼而述之矣即有未盡善者亦未忍遽然改之繼述之道既盡思慕之心無窮此所以為孝 自記

禮之用章重在和字蓋知禮而和則是得禮之意而其和也不流矣知和而和不能深知禮意而有見於和故或時出於禮之外而不可行 自記

周末蓋有厭繁文而趨流蕩者未必不自拘牽瑣細者啓之此與學朱子之學者激為姚江之徒無異陸象

山極惡有子禮之用一章說話便可窺見其心病處自記

因不失其親似為仕進者說葢所因緣以進身者故下應以宗字孟子所謂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是也又如春秋時家臣若冉求仕於季氏者亦是信原期於可復而非義則不可復也恭原欲遠恥辱而非禮則或招恥辱也因之則必主之而失其親則不可宗也末三字俱應首一字自記

就有道而正焉觀就字則知有朋自遠方來來字之義

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古之道也自記

無諂之反是諂無驕之反是驕皆是大病若樂之反是

憂好禮之反是侈未到諂驕田地自記

患不知人若照尹氏兼是非邪正說不惟與不患人之

不己知句難相呼應亦止說得明一邊若說不患人

不知我的好處却患我不知人的好處竝可以兼得

誠一邊以上學而篇

詩三百章依朱子說則當以無字與毋通禁止辭也言詩之為教歸於使人禁止其邪思故雖有三百之多而魯頌一言可以蔽其指也然謂作詩之人自無邪思者亦不為無理蓋詩為夫子所刪則黜棄者多矣其存者必其醇者也雖有鄭衛淫泆之詩較之全編殆不能什之一則從其多者而謂之思無邪也可矣就鄭衛之中亦有未必淫詩而朱子姑意之者風雨青衿之類是也其詞意顯然不可掩覆如桑中洧外

乃為淫詞無疑聖人所以存而不删正以見一國之俗化如此而其間尚有特立獨行之人不以風雨輟其音不以如雲亂其志則民彝之不泯可見而欲矯世行義者可以興此聖人之意也彼謂夫子放鄭聲則不宜錄此者似已然朱子謂樂教與詩教不同放其聲者樂也存其篇者詩也聲入於耳感於心則不可以無放若夫考其俗以究治亂之本極其弊以察是非之心篇可不存乎是故鄭人之詩思無邪者僅

耳而其皎然有志操者則以淫俗而愈彰故曰舉世渾濁貞士乃見鄭衛之存淫詩乃與思無邪之義相反而相明蓋變例也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是從下半截做起不但無德為之根亦無禮教之施一切任其文法而已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從源頭做來其躬行心得處固有過化存神之妙而其以禮為治則所以納天下於君子之域者盡矣雖曰不廢政刑然政即是禮中之約束條具

刑則糾其悖於禮者耳故至齊之以禮處更無餘義不必又曰政刑以輔之也自記

有政故民可苟免任刑故民無恥心感於德則有恥循於禮則進善自記

免從政來非政但無恥而已無恥却從刑來大槩人受過刑便多破臉易於無忌憚下有恥却根德格却根禮

志學章虛齋文提出天字大有識見不獨知天命是聖

學大關鍵要想其志學時所志云何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最確我輩何嘗無志大槩以古名人自期所希者賢也程朱便鋭然學聖人至聖人地步更高所希甚麽却是希天但看從心所欲不踰矩有何人能如此惟天為然萬古千秋形形色色一絲不亂可知聖人之志直是志與天同

不惑不單在事物上不惑似孟子所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命似孟子所云知其性則知天矣又透上一

層見得吾之性即天之命耳順與不耳順只爭思與不思入耳便都融通然猶不是動容周旋中禮地位直到從心所欲方是盛德之至

天命便是矩知之者知命也不踰之者至命也自記

問耳順是如何曰神周於形有麻木之病者掐他都不覺無病之人摘一根毛亦知痛此神之周流也

七十從心所欲不踰距以我們庸衆分量如何推測得聖人分際然亦不可不體貼一番非知之艱行之惟

艱學者固是如此想上聖大賢亦是如此我們有讀那句書見得狠親切到得措之言行要彷彿如書上所說便不能聖人雖是目足竝到畢竟目快些要得知行合一形神相應如乾坤合德實是難事顔子不遷不貳無情欲之累屢空而樂無境遇之累自然該與道為一矣然還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如有所立卓爾不但是大段有所見是一事一物皆卓然見得箇至當不易的道理在眼前及至臨事還不能恰

如其所見的分量就使做到九分九釐那一釐不是便是踰矩或過火些過猶不及仍是踰距從心不踰如前人解若放意大膽皆合天則此豈似聖人語不踰原是剛剛的能不過乎矩而已然至此纔是形神相應天人合一道器一貫理氣渾融知到行即到目到足便到也不過也不不及恰恰如此矩在事物上說從字即讀本字向雖心要如此其如不從何今從我心之所欲庶幾不過乎規矩此從字與雖欲從之

從字又不同顔子是欲有所從所以末由夫子是從其所欲所以不踰欲從從欲字面倒轉境界遂殊聖賢說道理都在日用事物上說不說虛空話如告顔子以克已復禮顔子若不請其目後人必說是在心裏克乃顔子再請夫子却說在視聽言動上克如對子張問行說言忠信行篤敬若無此兩句後面參前倚衡便不知說的是甚麽難道果有箇忠信篤敬參前倚衡不過是言行間須臾不可離忠信篤敬耳今

人說卓爾亦錯空空底眼中見得箇物事及到跟前又不見了如此還是恍惚不曾實實見得顏子是工夫已到實有所見及至言行仍難到恰好田地如平時已知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至於怒時詞色氣象稍不能自然都是踰矩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昭公原知禮又是君孔子便曰知禮及聞巫馬期之言便說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四面八方道理都完足不曾到聖人地位便不能如此不是別有奇特也

從心所欲者形神相應乾坤合德也顔子未到聖人想只在此一息自記

從心所欲是身體能從心之所欲形能應神形神合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顔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緊與此對此地位實在難說須求箇實在著落方好如有所立卓爾竟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工夫煉到有形有像如道家竟有嬰兒結成胎了只是不能合而為一分明見得該如

此言說出口來已差了些分明見得該如此行見之於事又差了些聖人則所見如此言行便如此形與神合便是天德說來像箇游光掠影便不是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至於武伯守身之道也子游教之以敬子夏教之以愛四條包得一部孝經然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則敬愛有根而事之以禮皆自此而推之言雖各因其才而理則通乎上下盡此則為孝子為仁人矣

助我起予此足以發者也不違則不足以發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亦字有根發發明吾道也自記

君子不器重在體上說用無不周是推出來的話言君子不落在器上總在德性上用工夫你要求他專長不得此是正意到後來無事不會却是餘意如把餘意作正意竟似說多器備器不是不器矣

朱子文集必有所証驗而後實必有所裨助而後安二語為殆字下注脚自記

問攻乎異端不知孔子時有何異端曰那時異端頗多所以删書斷自唐虞凡洪荒幽渺之說芟除箇盡只禮樂詩書春秋周易留在天地間皆斯須不可離至畢而不可踰者雖一以人事為主而陰陽鬼神無所不該此乃代天地而為言非聖人自為之也夫子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其意可見後來孟子又闢先聖之道透底言之至周程張朱闡發一番幾如大路然後儒尚復説差所以審問慎思明辨闕一不可

人不服多是被錯的一邊人故曰舉直錯諸枉多著一諸字見所舉如此而所錯乃如彼則不特舉者服即錯者亦無不服矣經書中助字無虛下者清植以上為政篇

足則吾能徵向來俱作找足之句是感慨語氣然玩味吾能徵三字似便謂我自能證吾言不藉杞宋也

盡己之為忠獨於事君用之者事君之人以衆多故而不盡其心者多也况有利害禍福之任其後則益不盡其心矣

或人問意不是為仲救解葢未知夫子小仲之意安在故反覆求其說耳儉乎疑夫子或以吝嗇小仲也知禮乎又疑夫子或以拘謹小仲也後來講知禮乎便把禮字當繁縟靡麗之稱以為是儉字反面全不廻頭一顧章旨自記

問始作翕如八音備否曰八音不能備有四五音便是古樂有四節每節有三終大抵每終皆有翕純皦繹不必三終四節既而始具也

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只宜在氣象上説初從何調起而各聲相從如家主在上合家聽命翕聚之至是謂翕如就翕如之中彼此相應無所參差乖異是謂純如雖純如和也非同也宫自為宫商自為商不相淩亂是謂皦如然非彼此不聨屬也有一氣相生之妙是謂繹如升歌笙入間歌合樂皆有此翕純横説是一套事皦繹竪説是一套事樂以人聲為重歌是也次之人氣管笙是也鼗起管笙堂下之樂玉磬起升歌

堂上之樂鼓所以節樂編鐘編磬諸樂皆稟令焉柷圉亦起止所用問管何處用曰天子諸侯下管卿大夫以下便用笙管是堂下用但不知亦三終否無所考矣

問盡美是說功盡善是說德曰註亦是約畧如此其實功也不同征誅與揖讓自然爭差古人都是實事不似如今唱戲作偽武王陳於商郊俟天休命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自是聖人本領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

而天下治何嘗不盡美到底有發揚駿厲之氣與羣后德讓自别

韶本是舞名故左傳季札觀樂言舞韶箾大夏大濩大武皆舞也魯國不傳聲音止存舞故夫子至齊始聞韶音盡美章不可尚説聲音須兼聲容説征誅揖讓時會使然舜豈能必定揖讓武豈志於征誅哉門人嘗舉此為問朱子亦云吾著此語即謂時運也若拘泥説便呆象前輩作文多説成謂舜盡美矣又盡善

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是說樂不是說人從樂
想見其人便好從人說到樂便隔一層又子謂二字
是記者檃括其辭不是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云
云舜有臣五人章五臣十亂並舉而末忽出文王一
段與此正是一意聖人言語直與天地一般以上八佾篇
富與貴章兩箇不以其道得之其意皆是說由貧賤而
得富貴上句若是本來富貴何云得之下句若說作
不以其道得貧賤覺得語氣迂迴些

問適莫解曰且如無可無不可惟義是從說問主謝說為是麽曰看聖人是一串說下宋儒因佛老有打作兩截學問故如此說如克己復禮宋儒因有克己而不復禮一等人故云克己了又要復禮覺得夫子亦只一串說下看下四目只云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克己也未嘗又說復禮工夫問想是夫子時未有克己而不復禮一種學問故不說兩層曰夫子亦似知有此弊故說得如此周密曰克己又曰復禮

論語著語妙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像有所以立而位自致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像有可知自然有知者豈不似有意求位求知其實人果能有所以立及可知之實自然不把位與知放在心裏且引你到那田地自有見處

問曾子平常工夫非忠恕乎曰自然是恕多曰無忠做恕不出曰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自是誠心如此然如

朱子早年以為人生馬有未發時都是已發又見程

子性不容說之語以為人真性藏在動靜云為之先是終身不發的此處本無功可用所以不知涵養只在日用事物上求其合理故急躁刻苦之意多而深潛從容之意少後來始見得程子不是如此說日用間豈有語而無默豈有動而無静語時動時是已發默時静時即是未發此處却有工夫敬以直内是也朱子前面用功豈不本之於心却偏在用一邉想曾子當先亦是如此

問一貫為忠恕無疑但文行忠信主忠信其恕乎忠恕
違道不遠夫子終日教人豈至此方特呼曾子而告
之且曾子不知體之一是不知忠也忠之不立則孝
弟諸務豈作偽而行邪曰曾子隨事精察力行都是
零碎工夫故夫子為提起頭領要看註中一理渾然
四字聖人之心渾是一團天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
同直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曾子若平素不曾在忠
恕上用功如何會知道夫子之道即忠恕忠恕即所

得力之處其因呼而拈出者葢一向知其為隨事之
體至是始知其體之一耳觀夫子鄉黨一篇雖凡事
都有成格然何一不本於心想曾子既聞一貫此後
便心上工夫多了所謂持志主敬涵養存誠是也大
約未聞一貫之先似强恕而行一貫是反身而誠
一以貫之一即誠也子貢多學而識原不曾錯夫子好
古敏求信而好古多聞多見何嘗不多學而識但多
學而識而一以貫之耳問夫子告曾子子貢還是為

他學問已將造到源頭指點他還是為他用工路頭差撥正他曰二意皆有故註中一云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又云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欲其知所本也問一既是誠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豈無誠意者曰自然是有誠意但未知大本大源之所在學問中原有此境界但看如今學者亦有終日用功講習躬行實踐豈必是假偽然大本大源上實不曾見得奈何所以中庸一書是道學的傳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敬義夾持既要存心又要致知惟孔子是如此做到頭

幾諫章註引記文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恱則復諫則又敬不違者正是不違父母之心俟其恱而不犯其怒耳非謂不違其幾諫之志也又引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恱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則勞云者正是不避熟諫之勞非專以受撻

之苦為勞也從來講家將諫意入在不違句內而以勞專為受責似失註意且於不違勞字勉強自記

德不孤必有鄰謂之鄰則數亦不多鳴鶴在陰幽隱之地也其子和之則非不同類也若翰音登於天則泛濫矣以上里仁篇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當日子貢似在聰明才智上說朱子却用伊川評正蒙語斷之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一是從心裏照出來一是從眼前窺向去一如人在

高處立下邊皆見一如在平處立對面看見隔兩層便看不見

馬得剛與焉得儉是一様口氣言棖是慾不是剛緣他或好名或負氣外面振刷得與剛相似故下此敎語

至程子推說有慾則無剛是言外意就如器小章推說到不儉不知禮便是器小季路問事鬼神章推說事鬼神之道不外事人死之理不外於生都是言外意

問山節藻梲照注說於事似淵明季黄氏將居蔡及山節藻梲二端俱作僭禮立論何如曰如此等便使朱子說錯何關大義明季人多緣此一二處便狂嘑衆生最是習氣鐃使是僭亦是具藏龜之室僭爲山節藻梲耳未必文仲之居皆山節藻梲也注中原不害爲以僭立論至因山字藻字謂文仲借此爲龜游息乃是俗儒謬解注中無是也清植

狂簡兩字都有好處都有病處以狂爲成章以簡爲不

知所裁者不穩自記

匿怨而友其人病根在匿怨二字非欲人之修怨而直不友其人也如上章夷齊不念舊惡便是不匿怨處不與惡人言望望然去之便是不匿怨而友其人處此數章自微生高以後皆重在著誠去偽故繼以無憾無伐無施而以忠信卒章皆此意也自記

聖賢相隅分量以為有廣狹者固非而以有待無待言之尤謬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自覺有憾之意

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到無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無所容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於此矣以此意看程朱之說纔得明白自記

十室之邑節註中生知對好學言不對忠信言夫子固生知又未嘗不好學不單靠忠信以上公冶長篇

榕村語錄卷二

榕村語錄卷三

大學士李光地撰

上論二

不遷怒不貳過若只當作顔子所養之粹便不是答應好學正面須知此正是顔子從事用力處也自記

子游是已知澹臺之為人而舉二事不是纔見二事而概其為人自記

反之有心在奔而殿一而字當衆奔而獨殿非無心居後者也反之無心在將入門一將字此時去敵已遠可以先入反亦入矣惟居後之勢不得遽入非為是欲入未入以自見其殿也此處看不細臓竝後策馬自明俱成巧偽自記

不能敬遠是見不透不能後獲是心不純不先之以務義先難却又無真見實功無所依據先難只寬說不必粘定為人自記

樂水章是分論知仁之德不是分論知仁之人世間固有氣質偏知偏仁者然非此章所重之意即以所樂論之天下果有樂水而不樂山樂山而不樂水者乎又人皆偏重上截知仁字某意欲側重下截樂水樂山動靜樂壽字葢緣人多不得其性情之正而無以完其性命之理以所樂言之樂靡麗紛華者多矣以所存言之凝滯於物膠擾於物者多矣以所養言之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而以伐天真者多矣惟知

仁者則所樂在山水心之所存動靜不失其時而養之所就有以順其性命而無所虧喪焉此所以貴乎知仁也口氣鄭重在下截許多好處不是以下截為知仁兩字形容注釋自記

問智屬冬仁屬春如何說知者動仁者靜若云知者體靜用動仁者體動用靜朱子又謂動靜以體言何耶曰動靜二字拘不得如說形動心靜可也說形靜心動亦可也大抵知之為知神明不測其體動也發用

處却要收斂屬靜仁之為仁一團生理敦厚篤摯其體靜也發用處却要周流暢遂屬動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即文之切近處文於吾身必竟寛泛些須將切於日用倫常者體察之看之字禮即在文中雖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畧不同然其理不二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聖人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事也立是跕得起達是行得去 清植以上雍也

篇

信故述好古故不作下句是上句之根清植

默而識之默字妙是默默滴滴實求真得無一毫向外意清植

志於道章却重在上四字道德仁藝是現成語須去志他據他依他游他若如時解下三句便難説

志字兼知行説立志要與道合定下規模做去知行都有至知上行上各有所得皆是德要守而不失方能

涵養到不違仁田地藝是小學便學習但那時學得一件只一件到此見得件件都是天理灑掃應對便可精義入神盛德之至便動容周旋中禮習於外者皆是心之德由心出者皆合於物之矩

臨事而懼對暴虎馮河好謀而成對死而無悔蓋暴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無悔不計其成也邵子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若只以斷字下注脚恐未是子路對症自記

富而可求章説可不可指命不如説可不可指義若富為道理上可求之富如孔子之委吏乘田孟子之抱關擊柝大舜之陶漁之類何必計名節之卑賤若義理上不可求的只得從吾所好下章所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也委吏乘田孔子不妨為之至女樂既受雖司寇不可一朝居即此章之事跡也執鞭如古僕夫之類亦有官爵故謂之士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注云不圖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

美覺語意未圓若為樂即指韶何不說不圖韶樂不圖舜樂而云為樂且為樂即韶斯字何所著落為樂只當指凡作樂者說言不料作樂一事妙至於韶也斯字方是指韶猶看人文字言不料文字一道做到此篇之妙若說不料君此文做到這樣妙是輕忽其平日做不到此矣語吻全别

再轉怨乎一問蓋恐夷齊之行雖高或出於矯情徇名而心未能免於幾微悔恨是道理未能十分是當故

不無可悔恨處也不是以私心窺古人時講以失國為悔恨毫釐千里自記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亦非夫子提出為教當時學校本以四術教士夫子時時為人講說耳禮即包樂在内三者亦有次序詩書在先禮在後博以文而後約以禮之意

詩書可以講誦而禮必須習夫子於門弟子率之習禮而雅言於禮必曰執者以此朱子謂講求數日不能

通曉記憶者如其法習之半日即熟是也

文行忠信即是信字難說說是實心恐與忠混說是實行又與行混大概是從言上說其言如此按著事理去考驗他却一些不差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忠不是寂然不動與中和之中不同忠訓盡己又訓發己自盡既謂之發謂之盡可云不動乎如泉流一般潤濕未形者中也其已有發動但尚源而未流是忠也忠是此心之發一意肫切披肝露胆還論不到理上來

至信方循是理而無違文是實學行是實事忠是盡實心信是循實理

忠信乃為學之本而列於後可知四術造士三代之所共以文會友古之人皆然彼直指本心狂嘷衆生者非夫子之教也自記以上述而篇

泰伯逃後更王季文王又百年而商始亡商之必亡周之必王泰伯烏乎知之況王季文王未嘗革命也泰伯如傳序而行王季文王之事亦孰能禦之何以逃

為故知太王欲翦商而泰伯不從乃史者之誣夫子所謂三以天下讓者美其讓國之無跡由周後日受命而追論之故謂國為天下耳自記

泰伯至德只宜就讓國說天下與國字亦通用太王翦商是詩人推原興隆之由實自太王始耳太史公遂云有翦商之志乃是亂說太王遷岐孟子謂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方自顧不暇豈得便有圖度天命之心狄人尚不與爭土地而反思伐商必無是理太王

不過是尋常愛少子泰伯窺見此意所以處之者却
比夷齊尤善所以稱為至德泰伯若明言要讓太王
偏愛之失已顯且季歷之受之也難安惟招呼仲雍
托言採藥而逃太王無偏愛之跡而季子有不得不
立之勢當時竟不知其去之故處得渾然無迹故曰
至德若伯夷之讓便使叔齊不能正其位孤竹君之
偏愛復不能隱比泰伯不如遠矣故夫子稱夷齊曰
古之賢人又曰民到於今稱之可以對照大凡事處

得有聲名就有弊

聖賢言語都兩面夾出一箇理來如所貴乎道者三辭氣要求新奇必至背理恐怕背理又大凡俗容貌要戒急暴易至怠慢要戒怠慢又急暴了慢不是驕慢乃怠惰也顏色似無兩層然正字便與信字對正字與出字動字不同人顏色要嚴正些便像裝模作樣是不信要老實直率些又覺得無肅然整齊之意曾子語皆平實周密如此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見得我本能本多故意為此以示謙德如今且莫說是高明人即平常人聽我們說話有他不懂處便是那句話有毛病做一篇文字與人看人有疑處便是那文字有毛病天聰明無人不有頗子實見得他雖不能有他所能而我不能處他雖寡有我所未有處有一件沒有便是無有一毫不堅實便是虛都是實理堯舜孔子傳派本是如此

聖賢著語妙說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見非大節便可奪不特自己不是處當改以從人即是矣或與人情不便有可曲全處正不必固執若大節斷不可奪奪便萬事瓦裂矣

興於詩章不是先讀詩了始習禮習禮了始學樂四術原是自幼用功只是得力次第有此幾層如夫子之志於學又云志於道即興也到得三十而立據於德方是立至其終渣滓消融德器成就方是成泝其所由

興是得之於詩立是得之於禮成是得之於樂
樂內即包詩禮聲音以養其耳詩也采色以養其目舞
蹈以養其血脉禮也興詩止舉其辭而已立禮只習
其數而已至樂則融通浹洽到熟的地位故自古學
校之內皆以樂名官唐虞時為典樂夏殷為樂正周
為大司樂其歌永言等即詩也直溫寬栗等即禮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民字重讀其義自見自記
若聖與仁章定然有人謂夫子竟是聖仁故夫子云云

如吾有知乎哉亦然大約論語多是記錄文字多剪頭去尾張橫渠解吾有知乎哉如洪鐘無聲扣之輒應惟其一無所知始無所不知朱子恐其說有弊因改從平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帝王立許多法制學校師儒無非欲民知道理得令大家皆知有何不可錯解便可到老莊田地故朱子把可字當能字說蓋上面必有人欲凡民都使之知的說話故夫子云爾民字當重讀民自有秀者將為士大夫如何不

可使知此此謂愚民耳且教他由由得熟自然也知道此非不許他知

三年學不至於穀是言三年之久實下工夫不分心於名利而今闒㕯皆云學至三年便可明體達用用世有餘而尚不至於穀爲不易得學問豈有住時雖以孔子之聖自志學至立尚須十五年如何三年間學便勾了問是説學至三年心不分不是説學至三年學大成曰此是毫釐之差千里之謬

四書最難講至平常的字面講起來便有許多意思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二句注云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廻環解來其義無盡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也倘天下無邦則若之何只得韜光匿影而隱倘欲隱不得奈何如當日世家子弟生長公族將往那裏去

隱只是不做官受窮受苦便了這便是守死不是死了方是死有道都是陪說重在下截危邦亂邦恰好該說邦字到天下是統言就換天下字至於隱之不得只不出仕不消說到天下應只說邦便又換邦字

夫子不單贊堯而言堯之為君則首句不可畧過惟天為大單主形體言者亦非自記

大哉堯之為君章上節注云以德言說德字已包業在內蓋兼體用言也無能名者非淵微神妙不可窺測之

謂謂其不可以一善言不可以一端舉蕩蕩乎無所不包如天之廣大無不涵覆形容不足盡其藴悉數不能終其物耳末節是就中舉其可見者來贊嘆葢成功文章極其巍焕雖有可見之迹然亦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之不可繪畫則亦卒歸於無能名而已下節即申上意非謂德不可名業則可見作兩截話頭又非謂業雖可見德仍不可名抹殺末節也注中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耳猶言堯難名之德此

其可見者也自記

問舜有臣五人章忽然說才難忽然說文王語意何甚不倫曰此即盡美未盡善之注脚也夫子論人多不肯直斷於本朝事尤抑揚婉轉然其意固顯然也明說周之治可比唐虞但舜揖讓而武征誅其為治根本有不同者然文王之世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周之德亦可謂至德也已矣見得若使文王為之必不止於此也問文王當日伐崇伐密作都於豐竟自滅

其國而取其地尚為守臣節乎曰文王從羑里歸凡可以救民者竟救了倘再遲幾年天命人心皆歸文王自然亦有不能避武王言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若文王無此事武王斷不造作以誣其父但是文王做來畢竟不同不露聲色處得不覺其胸中原無私利之意不須暴白人自諒之武王便有英氣那些話覺得發露已盡孔子不肯輕以聖人許人惟稱堯曰同天

稱舜曰德為聖人周公雖未嘗明說是聖人但觀其夢見自然許他是聖人了至論武王尊為天子數句與舜俱同但删去德為聖人一句於湯亦不曾說是聖人與武竝舉大約聖人與大賢做事不同得狠周公聖人也伊尹大賢也伊尹便覺得詫異下手甚重其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於弗順詞氣何等嚴厲何如使成王自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其

氣象大不侔矣伯夷之讓與泰伯不同亦是如此

以衣食二字照來則溝洫須與宮室相關況禹是平水土定民居者稼穡乃后稷事今人講來是農師矣注正經界備旱澇不過是解溝洫字義自記以上泰伯篇

純而從衆是易小過之義拜下違衆是易大過之義清植

閑邪是要存誠絕四後畢竟非無物者自記

毋意則無所喜毋必則無所樂毋固則無所怒毋我則無所憂故曰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自記

太宰者與是疑辭子貢固字是决辭太宰何其是㞒辭子貢又字是兼辭太宰以多能為聖合而為一子貢分開隱然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意天縱本不甚重天字說得太張皇又字便轉不醒

固字對與字言夫子是聖無疑也又字對何其字言夫子是聖兼多能不可專以多能為聖也因子貢之言雖高而又未能泯乎多能之見故夫子索性破除曰多乎哉不多也自記

時講都將天縱狠說便不得口氣又說聖是天縱的多
能是夫子添上的豈有此理固天一斷縱之將聖又
多能也一氣讀皆天縱也將聖是破夫子聖者與太
宰問夫子竟是聖人了麽子貢說聖何消說乃天
縱之將聖又多能是破何其多能也太宰以為不是
聖如何這樣多能子貢說聖又加之多能耳朱子舉
太宰子貢夫子三說問誰道著門人皆舉夫子朱子
云其實子貢說得著夫子又是收緊教人意觀孟子

由可欲之為善一善字直到美大聖神零碎事物就不知些何碍為聖而孔子却兼之太宰知我乎不是說子貢不知我乃是虛語言太宰知道我多能的緣故麽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耳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聖人何嘗盡要多能來其意原與子貢同却將子貢抛開所以為化工

吾有知乎哉不是自謙若上面說一無所知下面又說精粗本末盡其底裏而告之上下不相應其詞不近

情理此節知字就不同蓋指點人語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人說我有一副當知解應付人問非也凡有一事各有一理即鄙夫空空其來問必有他所疑之兩端我即剖析其兩端而告之盡語氣如是兩端不是本末精粗之類凡問必有兩端若是歸一則無所疑矣覩其字可見即問之兩端也空空即指鄙夫聖人重切己之學好古敏求多聞多見都要歸到身心上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

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有此源頭活水則取給不窮與那一知半解者不同聖人一面不欲人落於虛空一面不欲人滞於口耳要人步步蹈實地滴滴歸到源頭上來故屢屢指點人此章求其實便是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淺言即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精粗本末意倒在竭字裏叩是擊破意不是反叩問者

高堅前後單說聖道之妙不得乃自己身上光景是末

到的卓爾之立卓爾是已到的在前之瞻也顔子云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絶塵而奔而回也瞠乎其後數語便是注脚自記

仰之彌高四句某有一解高謂不可攀堅謂不可入瞻前忽後謂不可及即步亦步趨亦趨之意如此説須將高堅説是知瞻忽説是行博文便照高堅説約禮便照瞻忽説

博約兩字自前輩多説錯博説是萬殊約説是一本不

知文中亦有萬殊一本禮中亦有萬殊一本如何分得如書中所載之事物名象萬殊也其理則一本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萬殊也使人莊敬其身心則一本也博者恢廓其聞見約者收束其身心博是闊廣不是繁多約是繩檢不是約少兩我字方著實即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是如此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字是少字不與此同

欲罷不能一條緊應前文欲罷不能從善誘來既竭吾才

從博約來如有卓立對高堅前後説至於欲從末由
則又是一層高堅前後雖有博約之方善誘之教而
亦無所與其力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自記
顏子學問正在兩欲字雖欲從之仍是欲罷不能末由
也已仍是既竭吾才雖是大可為化不可為然却於
此處見他不惰處好學處拳拳服膺處文王望道未
見孔子何有於我我無能焉亦是此等意思某因看
這一章書悟得從心所欲從字亦不當如平常説所

欲即首節志於學之所欲也本來要如此如今可以從吾所欲而不過乎矩也問不過亦有分寸剛能不過不是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的話說曰然如此看就是孔子八十九十還可以有進境聖人若斷了工夫便不是聖人此是脚踏實地話大凡讀經書須知此意高一層看聖人便不是只要低將下來低一層正是高一層顔子仰鑽瞻忽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不著實地看竟落禪家機鋒

問自衛反魯章是雅頌得所而後樂正乎抑樂正而後雅頌得所乎曰這都是不明白樂故有此疑難道歸重一邊去説不成樂正豈獨詩一切聲容器數皆在所正方可云樂正然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詩乃樂之本若雅頌不得其所便有奏肆夏歌雍徹之事如何得樂正夫子使之得其所是正樂之大者故提出説樂之聲容器數自然一一都要正但樂中一件最大事無如雅頌所謂不得其所者亦有二篇章殘闕失次

一也所歌之地與時乖亂二也如今亦不知未正時是如何已正後又是如何都無考據只是據理說不過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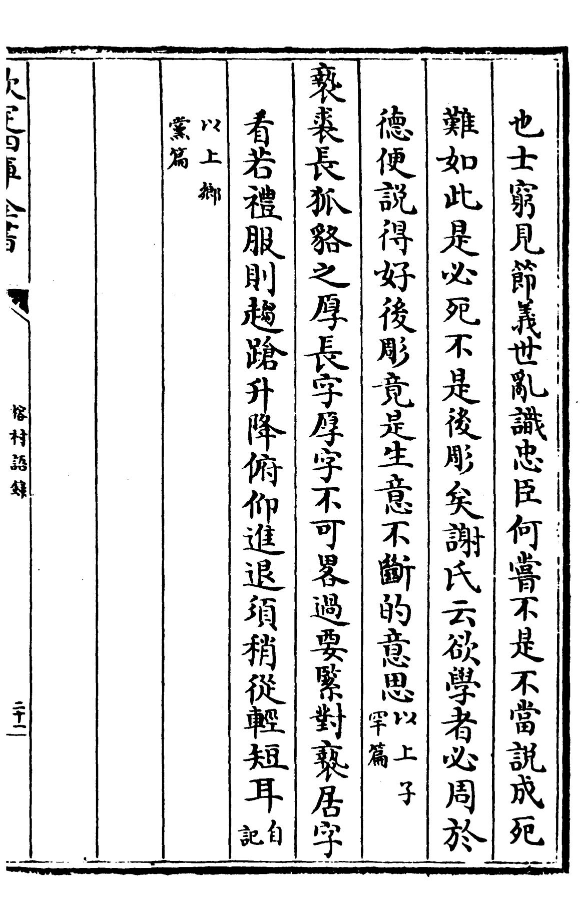
棊闕山賦中說水源一滴處是心源不斷若記問勦如溝澮皆盈涸可立待問天一生水惟水似天命正脈夫子取水正是此意曰然不舍晝夜夫子元自有不舍處

後彫二字須說得意思大些方好如禮壞樂崩一人獨

守著禮樂舉世皆尚功利一人獨守著仁義孔孟即所謂後彫者重知字作感慨語便是亂說聖人語言沒有不著實事而作空語者且此章本極和平非激烈語問不言不彫而云後彫何也曰松柏幾曾不彫却是新葉生時舊葉始落人都不覺故云後彫聖人下字如此斟酌問以喻君子却於後彫何取曰後彫字自因松栢而下以喻君子如三軍敗時一人殿後是云後敗豈必問其終敗乎詩所云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近之矣如云非歲寒不見得松柏本領難道孔孟得行其道反不見得孔孟本領耶

歲寒章說成殺身成仁百折不回恐不是聖人之意松柏非不彫也新葉已生舊葉徐落特後彫而人不覺耳淺而言之如人家門貴盛忽而貴盛者死子孫尚小便覺彫敗使子孫都已發達彬彬濟濟老者化去門庭如故便都不覺所謂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也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何嘗不是不當說成死難如此是必死不是後彫矣謝氏云欲學者必周於德便說得好後彫竟是生意不斷的意思以上子罕篇

褻裘長狐貉之厚長字厚字不可畧過要緊對褻居字看若禮服則趨蹌升降俯仰進退須稍從輕短耳自記以上鄉黨篇

榕村語錄卷三